名家专栏

与君子同行

■叶延滨

近日不想出行，窗外亦无风景，于是翻出旧书，读苏轼闲文。苏轼的文章好读。先生一生蹉跎，虽有一肚皮的华章经纬，放逐于乡野僻荒之地，但与那些庙堂之上高大上的官样文书也没有瓜葛。履遭贬谪，浪迹江湖，游走了不少地方。读他的闲文，如同与君子同行，且行且乐。观山游水，得其妙语，难得的好事。我退休后，也常在各地讲学访友。可惜现代生活，节奏太快了，说是行走江湖，其实多在机场与机场，酒店与酒店，友人与友人之间的穿梭往复。如同快餐，早将全世界变成一个味道的连锁店。

与君子同行，才知道如今的观光客，多是浪费了机票的“门外汉”。虽然走出了门，却不知自己为何而出？出有何益？出门行天下，天下是谁的？苏东坡说：“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是苏东坡谪居黄州写给旧友的信。意思是此地与我家乡一样安逸，放心好了，我就在此当家作主了。一个“闲者便是主人”说透了行走江湖的要领！该放下就放下，此心安处就是家。那怕就是当个观光客，也要放下家里头那团乱麻，莫辜负眼前属于你的这方风景。闲情逸致这四个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否则，别人说你没教养是小事，白瞎了你的时间，怠慢了身边的风景，真的很可惜。

与君子同行，才知道生活处处有别趣。无趣的人就是到了哪儿都埋头看手机。巴掌大的屏幕只要你离开它，世界就精彩。苏东坡谪放黄州，真就安逸得“何必归乡”了吗？他在另一封与友人的信中道：“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笔下十六字大写意，是写风景，写心境，还是写官场风波？没明说，自己想去。观光者花钱费时，四处闲逛，其实是逃离一下现实诸多困顿，让异域风光调理心绪。情未了者，抒情。忧国民者，抒怀。实在想不起有什么要抒发一下，也是可能的事情。“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好菜好酒好山好水，这是观光者心仪的状态。若有所思而无思，这也是多数游人的常态。只是东坡先生虽说是“无所思”，却冒出一句“受万物之备”，发自内心感恩大自然美好的赐予。恐怕吾辈绞尽脑汁，也难想出这般奥妙的箴言啊！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光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张单程票。无论高贵低贱，人人平等，从生到死，不退不换不改签。每个人走一辈子自己的路，看一辈子眼前的景，想一辈子自己的心事。与君子同行，才知道东坡先生把自己的心事变成了文章，细读文章，才发现东坡先生命运多舛，行路多难，心里却藏着好风景：“吾文如万斛泉眼，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行赋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它，则吾亦不能知也。”这是东坡先生说自己的文章，我看还是先生说他的心境，更是在解读自己一生命运！文也，心也，亦是自知之命运也。

呜呼，若能乐天知命，方能与君子同行耳。

迎接朝霞 李海波／摄

本土作家

龙王洞新民谣

■刘德良

龙王洞，位于北碚区复兴街道东北5公里处，地处龙王山山麓，属低山区。上世纪50年代隶属江北县，后划归北碚区行政管辖，2010年列入两江新区规划范围。

龙王洞老街解放后曾是龙王乡驻地，上世纪30年代，龙王洞煤厂（后来的伯熙煤矿）的优质煤远近闻名，蜀江铁厂和龙王洞纸厂不愁销路，商贸一片繁荣，集市红红火火，赶集者熙熙攘攘。

传说很久以前，一条修炼得道的蛟龙化身蚯蚓，准备通过甘之坪出蛟，途中遇到化作公鸡的神仙阻拦，蛟龙无法过道，情急之下，它只好潜入附近的山洞深潭，后来人们便将山洞取名为龙王洞。由于过度开采，被荒芜杂草包围的龙王洞已干涸，过去的森林蓊郁、百鸟争鸣、野兽常嚎荡然无存。

时过境迁，由于交通闭塞、矿源枯竭、土法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量龙王洞原住民不得不举家外迁，另寻出路。目前，在破败凋零、萧条冷落的龙王洞老街仅有两户乡民，随着两江新区的开发建设和交通的日益通达，曾经繁荣喧嚣的龙王洞将重新绽放青春。

也许，当我们在迎来新区那一轮朝阳时，记忆深处还会依稀浮现那渐行渐远的一曲曲民谣……

民谣一：

忽听竹林鸟惊飞
以为哥哥锄禾归
望了一天又一天
无奈哥变树中碑

民谣二：

小河淌水情意长
妹妹溪边洗衣裳
哥哥莫要挤过来
免得幺妹红脸庞

过去的龙王洞长年溪水流淌，为居住龙王洞老街的青年男女们提供了一个天然浣衣和情感交流的好去处。由于过度开采，丰茂溪水已不复存在，偶有在此孤独洗衣的老太太让人回忆起当年那些青春旧时光。

民谣三：

龙王洞山溪水流
一路奔腾不回头
曹家老板今安在
此地空余石碉楼

上世纪40年代，龙王洞有一位经营开采和商贸的曹姓资本家，某日独自归家差点遭遇山匪绑架，侥幸脱逃，曹老板惊魂未定，立马请人在老街山腰设计并修建了这座高三层楼的石碉楼，据当地老人介绍，此楼设计奇妙，地道可东西南北通往大兴厂、甘窑洞、大花窑子和白云。

民谣四：

翻山越岭来相会
只怨龙王来阻挠
妹愿化作相思树
哥愿化作长生桥

一座石桥、一棵大树，天长地久相伴而立，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当地人说，这棵大树和石桥是古代两位不能相亲相爱的有情人幻化而成。

民谣五：

祖辈居住龙王洞
青山相伴竹映梦
漫山柴禾任我采
与君袅袅长相共

在龙王洞残居的住户门前，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柴禾，每到黄昏，炊烟袅袅，散发出山里独有的松油味道，让人心旷神怡，仿佛灵魂穿越时空，恍惚回到悠悠远远的乡味时代。

民谣六：

青山碧水照田园
家家门前淌龙泉
过路客官喝一口
神清气爽透心田

在龙王洞老街，路边随处可见甘冽细淌的山泉，晶莹剔透，充满灵气和清凉之感。炎炎夏日，这种免费的天然山泉，曾经让过往的旅人和赶集的乡民捧掬畅饮，消夏祛疲，爽到极点。

民谣七：

龙王老宅旧楼阁
山居故事已成昨
渝广高速门前过
乡民迁徙新生活

距龙王洞老街约500米处，渝广高速穿越而过，为沉睡中的龙王洞带来了勃勃生机和美好希望！

食之八九

锅贴饺子

■陈远鸿

一说起锅贴饺子，就忍不住想起中学时代学校对面的那家无名食店。

以现在的观念看不过是一个苍蝇食店，虽然店内光线暗淡，桌子板凳都油腻腻的，好像从来没有干净过，卫生状况极差。但是，店门前的那锅黄灿灿的锅贴饺子，永远是那么诱人。

关键是做锅贴饺子的那个人非常有特色，比起那个稍高的炉灶高不了多少，永远是一张傲骄脸，对于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一脸不耐烦的模样，说他是麻木不仁，不准确，说他傲视群雄又太夸张了一点，因为他烙得一手好锅贴饺子，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真的是可以端起架子。

没得耍事的同学放了学就跑到矮哥那儿看，看他如何将生饺子一只一只贴进那口黑黢黢的生铁大平锅，冷水加生菜油倒进锅里，再盖上一个大大的木锅盖，锅就放在蜂窝煤炉上，矮哥将平底锅骄傲地转圈圈，时不时地俯下身子，听听锅盖下滋滋作响的声音，判断饺子生熟，有点像上海的生煎馒头和生煎包子的制作方式，不过从锅里头飘出来的菜籽油香，以及混和着饺子熟了的香，那简直像从天堂里飘来的味道。

现在说起来丢一角七分钱到地上，可能都没人捡。而当年这可是一两锅贴饺子的价格，而那时候父母们的月平均工资大都不过几十元，一角七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确实奢侈，所以，勾得一些胆子稍为大点的同学站在无名食店门口，大声吞口水，然后悻然离去，如果能临近锅边深呼吸几下，那也算是过瘾儿了。

如果哪一天哪几个同学荷包里有几分钱，凑起可以买一二两锅贴饺子，哪怕是每人吃一两个，都大呼过瘾，好像那时的人间美味，也就不过如此。

特别是看到锅贴饺子下面沾了一层拔丝状的东西，加上几近金黄色锅巴状的饺子皮，咬起来脆生生的香，令人垂涎欲滴，有的同学说只差那么一点点，舌头都快吞进肚子里了。

人到中年，减肥节食已成一种趋势，说起那种大油重盐重口味的锅贴好像很不受人待见。但是，想起那时的馋，还真是令人回味无穷。尤其是想起多年之后，几个同学聚会，走进一个高档餐厅，一盘制作精美的锅贴饺子端上桌，大家大呼小叫起来，不约而同地想起那个无名食店，说起那个让人口水长流的地方，勾起少年时的回忆，锅贴饺子蘸毛姜醋（干姜丝加白糖配山西老陈醋），顿时感到肥而不腻，此时此刻，也顾不得什么油腻的中年，大快朵颐而已 。

大家都说今天要吃就吃安逸，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减肥。

闲思笔录

文化节目火爆背后不是“清流”而是长知识

■白 峰

近年来，一些文化节目的火爆，既搅热了银屏，也盘活了文化，还激起了受众的文化自信，因此，人们更津津乐道地谈论起了《见字如面》《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这三档文化节目，好评如潮，受众不仅长了知识，还增添了文化自信。

之前，由于《见字如面》《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三档“文化类”节目接连火了，就有不少媒体刨根问底寻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无论是节目的制作水准，还是节目的深远意义，都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更有甚者干脆将此总结为文化类节目迎来春天等大趋势，“清流”一词从此便成了文化类节目的代名词。

但自打“清流”这个词一出来，有人就觉得听起来很不舒服，争论便出来了，其到底归为何类节目，或者说这些节目火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无论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见字如面》，还是“朗读”和“者”都重要的《朗读者》，或者是《中国诗词大会》，都是用文化来做节目，更是让受众长知识。

《见字如面》一开始，就是选出了一些涉及历史的或是有趣性的信件，《见字如面》一开播就被大家称作一档“用书信打开历史”的节目。正如此，让受众增添的是历史知识，对历史的了解，尤其是一些在公开场所看不到的历史趣闻，既有内涵，也有乐趣，观众自然喜爱。

《朗读者》不是由主持人朗读，而是由一些名人，或者在不同层次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来朗读，并且在朗读前先要讲些故事，与观众进行思想的交流，然后与观众一起分享文章。首期节目开播上场的是濮存昕，他先是讲了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尤其是自身病痛，然后便读了老舍的《宗月大师》，送给改变自己命运的医生。有一期节目，原央视主持人倪萍不但讲述了自己离开央视的原因，还讲了她曾经的一段痛苦经历，为了给儿子治病，她甚至愁到抽烟，最后与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文章。观众从他们分享的故事里了解了朗读者本人，及其背后的一些故事。

《中国诗词大会》，不仅仅是那些参赛者对中国古诗词知识的强闻搏记，还有一些诗词知识蕴含其中，那些被遗忘了古诗词，通过节目，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诸如“飞花令”这样的环节，更是一个让观众增长文化知识的过程，不仅仅是普及，也是推广。让人人都有诗意，让大家都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情结。这也正是《见字如面》《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节目内容过硬的原因。

或许，这样的节目火爆是因为那些娱乐节目无内容无吸引力。当前，大众被真人秀、选秀、相亲等娱乐节目娱乐过头了。观众既没有收获知识，也浪费了时间。

正如此，才促成了《见字如面》《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的火爆，更带来了一种清新的风气。这与清流无关，倒是与知识有关，与每个人从中获得的一种文化，一种自信，一种时代最强音有关。

灯下夜读

闲读的风景

■钱国宏

记得《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恐怕是对我内心最恰如其分的写照了。因为我平时喜欢读一些闲书。

我所谓的闲书，指的是那些与本职工作不搭界、不相关的书。我读书很庞杂，几乎可以用“杂食书虫”来命名，家里数万册藏书，几乎囊括了时下图书市场所有类别的书籍。

读闲书，可以使人在轻松愉悦中，接受知识的熏陶，体味文字的快乐，享受阅读的快感，收获一份惊喜、一份满足、一份惬意和一份自得。郑成功说过：“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最喜欢那种“绿撒蝴蝶着春色，墨点黄花染书香”的意境，所以读闲书时也就在意地点和氛围。对于我来说，最得意的场合有三：一是院中的葡萄长廊。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葡萄长廊下却是荫凉一片。搬来一把长椅，泡上一壶香茶，摆上三五本闲书，头往椅上一枕，眼往书上一盯，悠悠然，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兼之架上硕果垂枝，愈加赏心悦目。二是书房的摇椅。书房的三面墙摆满了我从全国各地“淘”来的各种书籍。抛开人世烦扰，沉入书的世界，在静谧和花香中，与文字一起放浪形骸，泛舟四海。激动处，拍案而起，朗然而诵；激愤时，扼腕击节，高声唾骂……人与书“与之游、与之舞、与之享”，真是“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不知魏晋矣！”三是公园的绿地。离家不远处便是公园，公园的西侧有块人迹罕至的绿地。闲了，便挟本小书，坐在绿地里读。身下的草，绿绿的；身边的花，香香的。抚草，闻花，捧读，植物的清香与文字的智慧共荣相济，融为一炉，使人醍醐灌顶，豁然顿开，直觉清风浩荡，扑面而来！

读闲书，养心是一方面，增智则是另一大收获。读《天下女人》，与杨澜一起走近宋祖英、宋丹丹，共同分享杰出女性的生活哲学、独特魅力和智慧人生；读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体味“生命是一块铁”的真正含义；读《自来水哲学》，始知松下幸之助的“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的“自来水哲学”是多么精准；读《1978历史不再徘徊》，了解人民公社那段悲壮的、悲哀的、悲痛的历史；读《国学拾遗》，感慨中华五千年举世闻名的文化魅力；读《卢勤谈如何爱孩子》，体会人世间，爱是最好的药！读《毕淑敏心理咨询手记》，感受心灵的震撼，“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读《母亲》，始知大爱无声，大爱无形，大爱无痕；读《珍藏感动：汶川·生命之诗》，透过一句句“就像从心口上撕下来”的诗句，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深刻内涵，揣度生活的张力……

清代袁枚曾说过：“读书已过五千卷，此墨足支三十年”。这似乎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翻版，不过确有道理。通过长期读闲书，我的知识量大增，视野开阔，意趣广泛，天真烂漫，常常是笔头渐痒，案头渐丰，仿佛肋下正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催动我在文字间展翅自娱……

偷得浮生半日闲，放身茅庐读闲书。此生但得有时，便会沉醉于闲书之中，管你“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抑或“无端崖之辞”，趣若在，心若往，随处闲书，随地可读！

小小说苑

孝顺应当早

■刘桂华

李婆病了，而且查出病时，已是胃癌晚期。躺在床上的李婆面容憔悴，脸色苍白。

大女儿来了，坐在床头的椅子上，一把水果刀正一圈一圈地削着一个大大的红富士苹果，削好后，递给母亲：“妈，这苹果可甜了，你尝尝？”

母亲摇摇头，没有接苹果。

二女儿来了，将洗净的葡萄端到母亲床前，温柔的说：“妈，这葡萄味道不错，你尝尝？”

母亲依旧摇摇头，没有接葡萄。

“妈，我给你熬的排骨汤，你起来喝吧。”儿媳将一碗香喷喷的排骨端到床前，软语道。

一行泪从李婆的眼里滑落到清瘦的面颊，她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难过地说：“当初我能够吃的时候，你们谁管过我？现在无法吃、吃不下了，你们却一个个的都劝我吃，你们不是诚心难为我吗？”

面对老母亲的话语，所有的人都无言地低下头，一脸羞愧。